

春耦斋舞会上的领袖们

张宇昌

中央警卫局为毛主席、刘少奇、周总理、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举办的周末舞会，是不少亲历者私下常谈的话题，也是局外人很想知道的事情。春耦斋舞会和中海南海其他场所舞会相比，除了级别最高之外，更重要的是为中央领导人提供了集休息、娱乐、健身和社交活动的一个机会。

毛泽东：不受节奏约束，舞间休息爱聊天

毛主席跳舞，步大平稳，悠然自如，不受节奏约束。偶尔踩不到点时，就在原地轻轻摆动身体，择机起步。此时，舞伴调节和带领的技巧就显得格外重要。倘若舞伴是机关工作的女同志，身段不够灵活，或心里没数，不敢主动起步，只能被动地跟着摇晃；这样一来，主席的步子也会变得呆板吃力，舞姿也没那样轻松流畅了。倘若舞伴是专业文艺团员，她会随着音乐的节拍，主动带领首长很快起舞。每每至此，身材高大的毛主席在舞池中便显得神态自若，落落大方。

舞间休息聊天，也是主席的一个爱好。主席问过一位跳舞的同志：“你爱看小说吗？”答：“爱看一点，但是不多，有俄国托尔斯泰的名著《战争与和平》，中国的《鲁迅小说集》。”主席点点头，接着又说：“鲁迅的书要看一点，看懂了，会晓得世界上什么叫善恶，什么叫好歹。”而对从基层连队、矿山工地慰问演回来回的舞伴们，毛主席则更为关注和亲近。因为她们大多同首长比较熟悉，顾虑少，敢说话。

三年困难时期，有一次毛主席在与煤炭工业部政治部文工队员聊天时，有的队员如实汇报了年轻矿工粮食不够吃的问题。尽管那时下井工人的定粮标准要比坐科室的干部高出十多斤，但因副食少，所以还是不够吃……毛主席听着听着，眉头紧锁，不时地大口吸烟，末了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是啊，饱汉不知饿汉饥！我们的工人、战士、干部，越是在国家困难的时候，越不叫苦，越不退缩，表明了他们有很高的政治觉悟。越是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更要关心他们。”

果然，没过多久，经国务院同意

批准，对从事特种强体力劳动者，每人每月在原有标准的基础上，新增粮食定量五至八斤。尽管毛主席的信息渠道是多方面的，但能在舞会上让他老人家听到这种声音，无疑对作出相关决定，或多或少起些作用。

刘少奇：第一曲和最后一曲留给夫人王光美

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到春耦斋跳舞的时间，大致在晚上9时左右，而且每次总是两人先跳第一场和回家前的最后一场，中间近两个小时里，都是各找各的舞伴，各跳各的。刘少奇的舞姿，不在节奏上表现起伏，也不在动作上呈现花样，只是随着曲调悠闲步舞，准确踩点就是了，极具质朴端庄的首长气派。几支舞曲过后，他便在沙发上吸烟喝茶，安祥小憩，很少与人交谈。但也有例外，那次是杨尚昆夫人李伯钊来跳舞时。

1962年春，中央在广州召开的科学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会议上，再次强调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，适时吸取了1957年后出现的“左”的教训，重申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是劳动人民一部分的观点。利用跳舞方便之机，身为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的李伯钊前来向自己的老上级、老战友诉说现在的喜悦。刘少奇听了也很高兴。由于心情都好，所以那天晚上刘少奇与李伯钊的舞步显得尤为放开和轻松。当舞会结束互致告别时，刘少奇露出少有的微笑向她招了招手，而李伯钊则以她戏剧艺术家的风度，向大家鞠躬致意，给舞会平添几分欢快。

朱德：一个方向、一种姿势、一套步法

朱总司令因年纪大，又有慢性糖尿病，平日不能进行户外强度锻炼，就把周末舞会当做健身机会，因而与其说首长是来跳舞，倒不如说是来欣赏音乐与散步更为贴切。当我们在晚八时前准备齐全后，朱总司令在夫人康克清陪同下，便悄然走进春耦斋，乐曲随即响起，他俩便款款起舞。接下来无论舞伴如何更换，朱总司令“三个一”的舞姿会一直延续到终场：总是一个方向、一种姿势、一套步法，随着乐曲节奏一圈一圈地绕着

舞池“向前进”。

我们私下常开玩笑说：跟朱总司令跳舞，最省心省力，只需扶稳他，有节奏地后退即可，动作重复如同“推磨”一般。按两小时跳舞时间计算，平均每场6分钟，大概一个小时能跳10圈，一圈的周长为80米，10圈就是800米，那么两个小时下来相当于运动了1600米的距离。这对于70多岁的老人来说，是相当有效的健身锻炼。据朱总司令的卫士讲，每次舞会后，首长当晚的睡眠质量很好，第二天的工作精力也会充沛一些。舞会间隙中，朱总司令也会与舞伴聊上几句。有时，他会被闲谈的趣事逗乐，此刻的笑容，轻松而充满活力。舞会进行到21点45分左右，康克清便会过来轻声提醒：“老总，该回去休息了。”“好，再跳最后一次。”有时，也不一定跳到曲子終了，他便和康克清走向衣帽架，穿戴整齐，跟来时一样悄然退场。

周恩来：时常不得尽兴的舞会红人

周总理的舞姿庄重、潇洒、好客、重礼，处处都衬托出非凡的气度。他喜欢节拍轻快的舞曲，像广东音乐《步步高》等。周总理的舞步旋转角度收放自如，并随着乐感起伏顿挫，舞伴们好像芭蕾舞演员一般，忽而被轻轻提起，忽而又被轻轻放下，这种如入幻境的过程极大地激发了欢乐的情绪。任谁与周总理共舞，都会感觉时间在行云流水般飞逝，即便舞曲结束依然留恋不舍。

记得有一次，周总理因工作忙，来得较晚，舞会上只剩下他一位首长。此时刻他虽然已经跳了将近两个小时，但还有一部分全国总工会文工团新来的舞伴，未能与他共舞，显得很焦急。周总理见状，一边拿热毛巾擦手，一边笑道：“别急，都有机会，我跟你们每个人跳一场！”这些姑娘们喜出望外，个个有次序地原位置下，高兴地等待着与崇敬已久的首长共舞一次。

也有的时候周总理出席舞会，不是为了专来跳舞的，而是为了找毛主席、刘少奇临时谈事的，甚至是因刚刚结束外事活动，比较劳累，又错过吃饭时间，就顺便来到舞会工作间，一边休息，吃一小碟花生米或喝一小杯茅台酒；一边安静地欣赏几首乐曲。事毕，他也许会兴致勃勃地跳到曲终人散，也许会接到紧急电话，有重要事情等待处理，便连招呼都不打，即刻匆匆离去。

摘自《文史参考》

踹自己一脚的智慧

陈亦权

清朝康熙时期，有一位大臣名叫明珠，他是掌权最大的官员之一，为人官不但清廉正义，而且疾恶如仇，因而有不少以权谋私、贪污腐败的官员都对他恨之入骨，无不欲除之而后快。

有一年，明珠正在暗中与几位贪官较劲，结果反而被那几位贪官联合起来反咬一口，陷害明珠贪污受贿，而且证据“确凿”。他们纷纷跑到康熙皇帝面前告状，要求将其弹劾下狱。

康熙对明珠一直颇为信任，虽然他从心里不相信明珠是这样的人，但看着那一项项明明白白的“证据”，康熙也只能依法办事，将明珠收入了监牢。如果不收入监牢，以后就不能服众了。但收入监牢后，康熙也一时半会想不出该怎么办才能保住明珠。

明珠眼看自己就要面临身首异处、家破人亡的下场，这时，他想到一个办法——通过他的政敌来救自己！

明珠因为平日里人缘极好，所以哪怕是深陷囹圄，看守的牢头们依旧对他恭恭敬敬，只希望能帮上

唐朝无厘头谋反事件

李小灵

唐朝末年，民变蜂起。这些民变，基本上都是被压迫得没有活路所致，目的要么是夺取政权，要么是讨个说法。有一起民变却什么都不为，让后人研究来研究去，都无法解释究竟是怎么回事。

那是唐敬宗时期。在首都长安，有一个叫苏玄明的算命先生，跟染坊工人张韶关系不错。一天晚上，两人喝酒，苏玄明跟张韶说：“我给你算了一卦。我算定你会坐在皇帝宝座上，跟我共进晚餐。现在，皇上日夜不停地打猎玩球，很少在皇宫，正是你的机会。”

张韶立刻召集了100多名染坊工人和街头无赖，把兵器藏在制作

他一点小忙。于是明珠就让其中一位较为可靠的牢头传话给自己的政敌，说自己身上还有一件大事，那就是谋反！

牢头听后吓了一跳，别人进狱，都忙着为自己辩解还来不及呢，哪有反过来踹自己一脚的？但他寻思着明珠既然要这样做，那就一定有他的道理，于是就悄悄找到了明珠的政敌那里，告诉他们明珠一直在准备谋反。

明珠的那些政敌们一听到这事情，可乐坏了，他们就盼着能早日把明珠给整倒呢，现在碰上这么一个好时机，哪能错过？于是纷纷附和，上书攻击明珠。然而，康熙皇帝听到这件事后，会心一笑，心里明白了一切。他并没有大规模地调查，而是装模作样，草草地调查了几下，然后以查无实证的名义“断”了案。并且，通过这一点，康熙还把那些明珠“贪污受贿”的事情一把全揽到了自己身上，他对百官们说：“那些所谓的贪污证据，其实是朕派人暗中设下的，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要陷害明珠，而是要看看朝廷里到底有没有一种相互监督的好作风！”

摘自《领导文萃》

高采烈地说：“你小子算得真准！”然后继续吃，没下文了。苏玄明没想到张韶就这样结束了，大惊：“难道你只为了这个？”

张韶和苏玄明面面相觑，终于发现两人的沟通出了问题——苏玄明是鼓励张韶成就一番事业的，张韶却只当他要自己来皇宫吃饭！事已至此，赶忙跑吧。正遇上政府军队赶来，张韶、苏玄明和一千追随者全都被砍死。

这就是著名的苏玄明张韶谋反事件，如插曲花絮一样记载在史书当中。从这段记录来看，他们称得上是国内最早的无厘头实践者，最有游戏精神的。张韶为了验证朋友的一个预测，可以赔上身家性命，实乃玩家的最高境界。遗憾的是，他们的对手太不配合了，本来挺好的一件事，最后演化成血腥的结局。

摘自《北方新报》

ZHENGZHOU DAILY

编辑 李昆霞 电话 67655539 E-mail:zzwbwh1616@sina.com

精神海洋中的珍珠

冯骥才

出于写作的本性，我的灵感常常是一些句子。我喜欢一个崭新而漂亮的句子忽然冒出来的那种感觉。无论是诗样的片断，还是哲思般的警句，全都不是思维的结果，不是苦心孤诣的营造、不是虚拟的美文；而是来自灵魂深处的一种生发、一种流泻和创造。

特别是夜深人静，功利心变得淡薄，生命感忽然强烈，竞争的尘网渐渐远去，超时空的宇宙沉沉地展现开来，整个身心沉入一种博大又清澈的境界里。这时，我的对话者不再是百家姓中的任何一位，而换作历史、人类、人生、先辈、神、自己、大自然的四季与万千生灵……它们的形象神奇动人，我的话自然也就变得无限美妙，透彻透明，充满灵性，好似带着天赐和神示的意味，以致过后不知道当初怎样产生的。我为自己而惊讶，也为自己迷惑不解。然而艺术中最闪亮的

那部分的产生，不都是这样意外与幸运吗？写作最大的快感不正是灵性不期而至的那一瞬吗？

我习惯在床头、案头和椅边的桌上放上一些纸片，还有一些掌心大小的本子，用来随手记下这些忽然掠过脑袋的思想与心灵的片断。当时并没有把这当做写作，这些片段有时像小小的一阵风，来无影去无踪。只要手懒不去记，它就会随风而去。事后便会丢掉一件挺重要的东西的那种感觉。

它是我精神海洋的一粒粒珍珠。我称它为珍珠，是我自视为珍贵——因为它是在长久的岁月里，在生命和思想的深处一种自我酿造与生成。如果用精神的价值去掂量它，它的分量绝不亚于一本刻意的大书。而且因为它有诗的性质，故而容不得一字的多余。

它最初并不是为别人写的，是为自己记下来的。我没想到过出版，我

只用墨水钢笔抄在一本皮子封皮的小本子上。后来，由于读到黎巴嫩的诗人纪伯伦的《先知》和印度诗人泰戈尔的《飞鸟集》，才清楚这种诗祥和格言般的句子是一种极自由的文学样式，并用心待之；因使我这些精神的羽毛不至于飘散和流失。有人称这种样式的文本为散文诗，法国人拉罗什福科就称它为“箴言”。

曾在十五年前我以一种口袋书的形式，把手边的一些心爱的只言片语整理出来，以薄薄一本小书刊行于世，一时一些短句如“爱自己被爱幸福”、“你的敌人就是你自己”、“艺术的本质是把瞬间变为永恒”等，曾被以各种形式借用和使用。但这已成为过去，此后再未续集。

本世纪以来，网络盛行，随手便将这种偶然所得，陆续刊布在新浪网我的博客中。谁料竟得到网友们十分热情的关注，留下无数感言与我交流，甚至有的网友也写几句这样的诗文来回我。有的句子写得十分优美和深刻，我是写不出来的。生命的内涵各有体验，生命的语言各有价值。我喜欢这种纯粹的心灵对话，诗的对活。

摘自《美文》

这个发现，不禁令我欢欣鼓舞。而且同时，再听见那个噪音时，居然也不再那么烦躁不再那么反感了。那么，就试着写写稿子怎么样？行。居然也能写下去了。最后是，睡觉。竟然睡着了。

天哪，我的意志力居然如此强大！那一刻，我对自己竟然有了一个新的发现。这发现，令我很自豪！

是的，楼上的斧子、凿子、锯子和冲击钻的爆声依然在响，但我却可以充耳不闻了。

……禅说：你看见窗外的树枝和树叶在动吗？你以为是风把它们吹动的吗？非也。那不是树枝和树叶在动，那也不是风把它们吹动，那是你的心在动。你的心不动，它们也就不动了。

老实说，我还做不到禅的那个境界，但我的确知道了——知道了人的意志力不可小看。因此，达到了你的心被强扰时，你完全可以使用你的意志力，把你的心静下来。而你的心被静下来，你的心就静了。

摘自《天津日报》

快乐即自足

雷达

我曾一直不明白，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在《愚人颂》中的一段话，何以不断地被人引用：“如果一块石头掉到你的头上，你一定会感到疼痛，但是，羞愧、耻辱和诅咒只是在你感觉到它们的时候，才会感到它们的存在。只要你不去注意它们，它们不会打搅你的。只要你能自我赞美，又何必害怕世人的讥讽嘲笑？愚蠢是打开快乐之门的唯一钥匙。”

我先自以为，这不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，或者鸵鸟策略。但后来渐渐有些明白，这是在赞颂人的理性力量。所谓愚蠢，乃正话反说，它要说的是，只有人才会意识到自己的存在，具有主观自觉和反思能力，能发现和识别自身与自然的异同，有决定自己幸福的能力。人的快乐与否主要不在外物，而在人自身。亚里士多德有言“快乐即自足”大意近之。

你走在大街上，或独处一室，忽然想起不平之事，可恼之人，不由怒火中烧。你在想象中与之争辩，激

烈时甚至幻想挥出老拳。其时，月白风清，四野岑寂，世界一点也未察觉你的沸腾，对你不理不睬；同样，你忽然想起快意之事，高兴得合不拢嘴，走路也在喃喃自语，其时，车如流水马如龙，世界也未察觉你的亢奋，也对你不理不睬。可是，前一种愤怒使你自伤，后一种愉悦使你舒畅，该怎样选择呢？

时间是最具魔力的涂改液。愤怒之后，便是一点点地化解，旋即被新的情绪取代，人不可能永远生活在愤怒中；焦虑至极，便是一点点的遗忘，发现等待你的并非焦虑中想象的情景，人永远不可能预知某日某时你的情绪是什么。既然如此，人为什么还要愤怒、焦虑？

感觉和观念是永远拆不开的连体兄弟，感觉在先，观念在后，但观念又不时干扰感觉，感觉也会诱发新的观念。倘若专想不平，不快、不幸的事，死钻牛角尖，最后你会大哭，以为世界的不平全降到你的头顶；相反，还是这个人，还在这个地

方，还是你拥有的一切，倘若专想快慰之事，知足常乐，自我欣赏，会越来越兴奋，由忍俊不禁到开怀大笑。比如说，一位最成功的作家，要哭也能哭，他会想，这么多年了，还没有写出传世之作，诺贝尔奖也得不到，真是窝囊废，白活了，于是悲从中来，大哭一场。当然，要哭也能笑，他会想，生而为人，著作等身，比起芸芸众生来，真是风光占尽，贡献卓特，于是喜上心头，哈哈大笑。

所以，伊壁鸠鲁哲学未必没有几分道理，他们认为，身体无痛苦和灵魂无纷扰乃是快乐的前提。可惜，人人都觉得自己活得艰难，总在艳羡别人，说：“看，他多么自在。”其实，快乐不在房子多大，级别多高，存款多少；不再为一时虚名牺牲当下的需要；也不再将终生幸福委之于一个虚位。快乐在于自我感觉。浮士德沉浸在美好的瞬间时说“留神吧，你，你是如此美妙”，他注重提高每一瞬刻的生活质量，这就叫快乐。

快乐的大敌是给自己“垫砖”，把自己“拔高”，以为自己如何伟大，别人只配适应自己。一旦把自己架起来，世界就变色变味了，快乐就逃遁了。

摘自《渤海早报》

心静自然静

吴若增

记得先前谁有了房子，也就是刷浆而已，便住进去了；现在不行了，现在是一定要装修得富丽堂皇，美轮美奂，这才雄赳赳地入住。但这样一来，那个装修的噪音——住往连续两三个月，老住户们可就躲不住了。

我在一栋新建的高层楼里住过八年。八年间，那栋楼里装修的噪音从没有间断过，就好像天天都在地震一样，弄得我苦不堪言。特别是上下左右与我相邻的那几家装修的时候，我看不下书，写不了稿，只好去街上“流浪”。有一回，在街上碰见了一个熟人，他诧异于我的落魄，说你怎么这么悠闲呀，居然有时间满大街闲逛？我说还悠闲呢，我都恨不得弄个炸弹把我住着的那栋楼给炸了。

我现在住着的这栋楼，算是个旧楼。奇怪的是，旧楼也不安生，原住的那家搬走了，新来的这家不是搬进

来接着住，而是一定要把先前的装修凿了，重新装修一番，这才入住。于是，地动山摇，仍未能免。

人家装修，对你来说，的确是个人侵害。但这个侵害，却是合理的，你不能反对。不能反对怎么办？上班的还好些，上班去也就算躲开了；不幸的是，作家即坐家，无班可上，只好窝在家里忍着了——你也不可能总去街上流浪呀。

有一天，我被那噪音烦躁得过了头，无奈之余，反倒是有了一个冷静。我想：与其烦躁得什么也干不下去，倒不如既来之则安之。试试看，我能不能就当做什么也没听见……这或许还是一次毅力的锤炼呢？

看书比写作容易些，我就从看书试起。当然，关键还是强迫自己的心静下来，也就是强迫自己什么都听不见。想不到，效果居然不错，读到书里边去了的时候竟然真的是什么也听不见了。

段子的力量

叶兆言

段子这个词，什么时候流行起来，真说不清楚。杨宪益先生回忆上世纪50年代，文艺界人士联欢，地点在中南海紫光阁，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点名，让侯宝林说个笑话。所谓笑话，就是今天的段子。这是非同一般的赏赐，无上光荣，对艺人来说，值得一辈子夸耀。

尽管喜欢中国的传统相声，如此良辰美景，伟大领袖更愿意听即兴创作的段子。相声大师开始发挥。杨宪益并没写侯宝林说了什么，也没提自己的感受，只说毛一边听，一边哈哈大笑，非常开心。杨宪益的回忆文字，印象最深的是接下来一句话，“我只是坐在那里欣赏和跟着鼓掌而已”。这说明什么呢，说明大家当时还是紧张，段子再精彩，毕竟身边坐着红太阳。

杨宪益喜欢喝酒，酒能壮胆，有

一次，毛主席宴请文艺界，是个大场面，摆了很多桌。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参加，作家们坐在一起，几杯酒下肚，杨宪益来劲了，十分鲁莽地问身边的杜鹏程，就是那个写《保卫延安》的小说家，敢不敢去给老人家敬酒。杜也是个胆大的陕西汉子，说去就去，这可是好事，咱们过去表个心意。

在当时，真没什么人敢去敬酒，主桌上还坐着周恩来总理，朱德大元帅，董必武副主席。据杨宪益说，他们两个冒冒失失去了，谁也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局面，大家都很意外，老人家有些吃惊，他的酒量显然不行，微笑着，不知道如何应付，一时间僵住了。幸亏周恩来机智灵敏，站起来说：“现今毛主席不喝酒，我来陪两位喝一杯。”

好段子永远是酒桌上的话题，

前些日子与几位多年不见的老友怀旧，共同抱怨小时候不好玩。贵为祖国的花朵，正赶上“文革”，就没有什么开怀大笑的日子。我们的童年是张严肃的黑白照片，总是一本正经。记得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第一次看卓别林的《摩登时代》，差一点笑岔了气。

现实生活中，无论什么段子，让人高高兴兴就好。生活在当下很幸福，随时随地，可以听到各种各样段子。拥有和享受段子，是时代文明的标志。有时候，太严肃太正经，高手挺身而出，来段诙谐不虐的小笑话，振聋发聩，精神立刻为之一爽。

可惜段子太滥，也会有审美疲劳。仿佛山珍海味，吃多了也挑剔，也会腻。具有创新品质的好段子越来越少，泥沙俱下，说来说去就那点玩意儿。太多的段子横行，降低了段子的力量，也降低了门槛。人们都自以为是侯宝林大师，结果说段子的乐不可支，自己在傻笑，别人根本笑不出来。

摘自《文苑》